

□ 怀念师友

家都很敬佩他。

1996年3月15日，冀朝铸正式卸任回国，结束了44年的外交生涯。

晚年，他在北京和海南的两处住所生活，家中陈旧的写字台上有两个小牌匾，一个写着“世界议坛，马首是瞻”，另一个写着“盱衡樽俎，国威远播”。

他的桌上有几十本速记本。从26岁开始做翻译起，他一直随身带一本小薄本、一支铅笔和一支钢笔。他曾说，随身带本和笔是他的第二本能。

美籍华人陈香梅与冀朝铸相交多年。

她回忆，冀朝铸最喜欢吃朱古力糖，也喜欢吃冰淇淋，每次饭后会连吃多颗朱古力。冀朝铸告诉她，自己儿时在美国常吃，回国后那些糖果不似美国，吃朱古力糖使他回忆起在美国的童年。

冀朝铸在美国霍莱斯·曼—林肯中学就读时，1948年的年刊里，所有毕业生都要为自己画一幅漫画自画像。他画的是一个坐着的年轻人，左半身穿袈裟，背后是佛塔，右半身穿西装，背后是纽约的帝国大厦，而脸部和看不见的心则是中国人的。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5月14日）

充满正能量的郑大钟老师

○王 龙（1981级自动化）

记忆犹新

我上中学时，受到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特别喜欢证明数学题，多次在数学竞赛中获奖。1986年毕业于在选研究生导师时，我觉得本科毕业设计那个

课题“不够理论”，就选了从美国进修回来的、意气风发的郑大钟老师。郑老师在前一年已经招了一个女生，做混沌控制，但没做完就去美国了。因此，我是郑老师的第一个顺利毕业的研究生。

郑老师对国际学术动向十分敏锐，给我布置的研究课题是用极大代数研究一类离散事件动态系统。这类系统模型是从柔性制造系统抽象出来的，在极大代数意义下是一种线性系统，可以建立状态方程，讨论系统的能控性、能观性、状态反馈、系统设计等各种分析和综合问题。

凭借数学方面的功力，我先后在《信息与控制》《控制理论与应用》等期刊上发表了好几篇论文，一时小有名气。记得有两个东北工学院的老师来北京拜访我，见面之后才知道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研究生。后来，郑老师和我因为这方面的研究



王龙（左）与郑大钟老师（中）、陈通文合影

获得哈佛大学何毓琦教授设立的优秀论文奖，郑老师十分高兴。

乐观心态

郑老师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对工作、生活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当时正是“原子弹不如茶叶蛋”的年代，我们这些外地“土老帽”每个月只有五十几块钱的收入，没什么社会关系，甚至连一些人际交往的基本规则都不懂，是名副其实的北京“低端人口”。每次和郑老师见面讨论课题进展，郑老师都会花一些时间给我“输入”一些正能量，使我振作精神，继续全力投入研究工作，忘掉暂时的困难和烦恼。

感念师恩

在学术上，郑老师的要求非常严格。只有学习成绩突出而且对自己非常自信的学生才敢报郑老师的研究生。上几届研究生跟我们交流时，都不约而同地说，他们答辩时如果看到郑老师在，心里都会三哆嗦，怕被问得“体无完肤”。我比较较真，在和郑老师讨论学术时，有时会激烈争论。那时，整个教研室的老师都在同一个房间办公，郑老师说话声音比较大，旁边的老师同学以为我们吵起来了，都静静地看着……

在我做出一些成果的时候，郑老师推荐我申请清华大学林家翘应用数学奖学金。林家翘是世界顶级科学大师，这个奖学金全校只有10个名额，竞争非常激烈。获得了这个奖学金，我有机会在林先生面前作了一个简短的学术报告，汇报我的学术成果。这个经历，真是可以炫耀一辈子的！

在研究生期间，郑老师还带我参加了

1988年在曲阜举行的全国控制理论与应用学术年会，认识了不少同行，开阔了我的视野。在会上明显感受到郑老师在全国控制界的地位和声望。毫不夸张地说，郑老师是清华大学控制理论的代表人物。

1989年毕业答辩，一位工程权威问：“你这一套理论有没有在实际工程系统上进行验证？”我从Shannon、Kalman、Bellman谈起，说明对于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工程验证并不是那么迫切的。比如，Kalman的能控性判据……可能是因为郑老师的学术威望，这位工程权威对我这么“冲”的回答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微笑着投来赞许的目光：清华的毕业生就应该这样！

离开清华后，春去秋来，斗转星移。遇到挫折时，还能获得郑老师的指点和鼓励。去年夏天，我和师弟赵千川去蓝旗营看望郑老师。师母宋老师说，郑老师患帕金森之后，为了配合治疗，对抗身体的衰老，每天在家练习写毛笔字，已经写了好几本了。这时，郑老师缓缓地站起来，慢慢地挪进卧室，捧出来一大摞纸给我们看，上面全是郑老师一笔一划写的毛笔字。看着这些工工整整的大字，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时语塞，眼泪模糊了双眼。正如宋老师说的：“他的认真和坚持绝非普通人能做到，几乎可以说是一丝不苟。”郑老师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像搞科研、写书写论文那样，认真对待、一丝不苟。2019年11月17日，郑老师不幸因病去世，享年84岁。

郑老师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大写的人！

